

心理学史视域中的斯金纳乌托邦思想

——以《瓦尔登湖第二》为例

郭本禹*

【摘要】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受多种动因驱使,特别是为摆脱中年心理危机的困惑,在梭罗的《瓦尔登湖》、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和莫尔的《乌托邦》中的传统乌托邦文学思想影响下,创作了世界畅销小说《瓦尔登湖第二》,旨在尝试着将其从动物实验中提出的行为主义的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运用于解决人类社会管理问题。全书以参观瓦尔登湖第二为主要线索,逐步深入展示了他的理想社会设计,表达了他对服饰、娱乐、用餐、工作、教育、家庭、医疗、美好生活、政治、宗教、自由等具体主题的看法。《瓦尔登湖第二》中的乌托邦思想,既激起了广泛实践尝试,也引发了深刻思想论争。

【关键词】 斯金纳;《瓦尔登湖第二》;行为主义;社会管理;乌托邦

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是排名20世纪100位最著名心理学家榜首的美国心理学家,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集大成者。斯金纳先后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杰出科学贡献奖”(1958)、美国总统颁发的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奖(1968)和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首届心理学杰出终身贡献奖(1990)。

斯金纳一生著述颇丰,发表论文150多篇,出版著作16部。其中《瓦尔登湖第二》(1948)是其唯一的一部小说。该书是他唯一一次使用打字机撰写初稿。斯金纳形容这次写作“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事实上,非常接近于自动书写”(Bjork,1993,p.147)。该书起初以美国作家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的最后一句话命名:《太阳不过是一颗长庚星而已》。该书第35节引用了梭罗的原文:“曙光初现时,还有更多的天光。而太阳不过是一颗长庚星而已。”(斯金纳,2015,第298页)但因该标题已为他人所用,遂改书名为《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关于“第二”(Two),书中第一节给出说明:“瓦尔登湖第二,第二个瓦尔登湖(Walden Two, Walden the Second)。”(斯金纳,2015,第20页)主人公弗雷泽(Frazier)也对此做出解释(第27节):其一,梭罗的《瓦尔登湖》是针对一个人的实验,《瓦尔登湖第二》则针对两个人(Two),是群体的实验;其二,由于Two和Too同音,可以将《瓦尔登湖第二》理解为“也是瓦尔登湖”(斯金纳,2015,第213页)。斯金纳说:“市民大众不理它了十几

* 心理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210097。

年。然后,该书开始好卖,年销售稳步上涨……”(斯金纳,2015,第2页)该书最初几年每年销售不足百本,但1970年代早期销量不断上升,到1990年斯金纳去世时,总销量已经达到2,500,000本,成为一本名副其实的畅销书。

一、斯金纳为何要写《瓦尔登湖第二》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斯金纳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一位名叫希尔达·布特勒(Butler)的女士。他恰巧坐在希尔达女士的旁边。当得知后者的儿子和女婿均在南太平洋服役时,斯金纳感叹说,这些士兵们从战场返回故土,“将放弃改革精神”,“掉到美国生活老的因循守旧中:工作、结婚、租公寓、用首期付款买车、有一两个孩子”(Bjork,1993,p.146),真是令人惋惜。希尔达向斯金纳咨询这些士兵应该如何做。斯金纳此时刚读过自己的同事、历史学教授爱丽丝·F.泰勒(Alice.F. Tyler)的《自由的发酵:从革命到内战爆发的美国社会史阶段》(1944)一书,对书中19世纪美国社群主义的历史印象深刻。他回应希尔达的话,认为这些士兵应该像19世纪的地方自治社区中的人一样,以一种实验的态度,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建立更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新文化。希尔达竭力要求斯金纳讲得更仔细些,后来,她坚持斯金纳应该将这些观点写成书出版。在同年6月1日完成了一篇名为《心理学术语的操作分析》的论文后,斯金纳便开始了《瓦尔登湖第二》的写作。这就是斯金纳创作《瓦尔登湖第二》的最初动因。

但希尔达女士的建议只是斯金纳写《瓦尔登湖第二》的导火索。在这“导火索”背后,其实是斯金纳的家庭与工作上的“不如意”。他说:“害得我写瓦尔登湖的,是个人的不如意。”(斯金纳,2015,第1页)斯金纳后来回忆道,1938年到1953年间是他“生命中最苦恼的阶段”(Bjork,1993,p.119)。1938年,斯金纳的大女儿朱莉(Julie)出生。此时,他以1,960美元的年薪接受明尼苏达大学教职仅一年,与伊冯·布卢(Yvonne Blue)缔结连理刚两年。

斯金纳的“不如意”首先来自妻子伊冯。伊冯立志成为文学家,在与斯金纳结婚后,不得不成为家庭主妇。她喜欢自由随性的生活,而这在当时的明尼阿波利斯不可能实现。尤其当女儿出生后,她不得不承担起繁重的母亲职责。这就是斯金纳为何在《重访瓦尔登湖第二》中说:“我已经看到我妻子和闺蜜们奋起从家务圈子里自拔,还看到她们在要填职业的空格里写‘主妇’时皱眉头。”(斯金纳,2015,第1页)不过,该书并未获得伊冯的好感。斯金纳在1988年接受比约克(Bjork)的访谈时说:“这是一部女性主义者之书……让男人做女人的工作……但伊芙(Eve)^①憎恶这本书。她现在依然厌恶这本书。”(Bjork,1993,p.151)

斯金纳的“不如意”还来自他的孩子。他的大女儿朱莉出生后,妻子伊冯手忙脚乱。她甚至在朱莉哭时,电话咨询儿科医生应该做什么。斯金纳称,伊冯“将所有事情丢给我。[朱莉]出生时,我不得不出门买尿布以及所有此类的东西,我们并未为[她]做好准备”(Bjork,1993,p.128)。斯金纳承担大量的家务活,照顾孩子入睡、送孩子上学,等等。他在《重访瓦尔登湖第二》中提到:“我们的大女儿刚刚上完一年级,若要人关注教育问题,怎么也拗不过头胎孩子新上学这件事。”(斯金纳,2015,第1页)或许部分由于这种原因,当第二个女儿黛博拉(Deborah)于1944年出生后,斯金纳自己动手,制造出一种自动照顾婴儿的装置“空中摇篮”。

除家庭外,斯金纳的“不如意”还来自工作。他说:“我刚刚结束了古根海姆研究院职位上成果丰

^①斯金纳的妻子后来将自己的名字“伊冯”(Yvonne)改为“伊芙”(Eve)。

富的一年,但我接受了印第安纳一个系主任的位置,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有时间搞科学或学术。”(斯金纳,2015,第1页)他没有讲的是,他所致力鸽子研究计划被迫终止。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起,斯金纳投身于训练鸽子引航导弹的研究项目,以期服务当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 NDRC)拨款25,000美元来资助该项研究。但当NDRC打算追加30,000美元资助时,该计划却被华盛顿总部取消了。这对斯金纳的打击非常大。“斯金纳对鸽子研究计划失败的失望,成为一种刺激,推动他进行最成功的文学作品的冒险。”(Mahoney, 1991)

但家庭与生活的“不如意”并不足以推动一位心理学家去写一部小说,斯金纳多年对文学的爱好也是重要的动因。他自幼便喜欢文学,中小学时写过诗歌和故事,大学研修英国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曾躲在自家阁楼上,专心于文学创作,但最后以失败告终。《瓦尔登湖第二》可以视作斯金纳文学创作梦想的再现。

更重要的是来自斯金纳的自身特质。斯金纳长期以来自视甚高,尤其在家庭与生活等诸多不如意的情形下,这部小说能够为他提供一种渠道,来表明个人的优越,从而获得一种释然。斯金纳通过《瓦尔登湖第二》,表达了他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的理想设计。而在此之前,他主要致力于实验室研究。斯金纳在1948年回应为何创作这本书时称:“我想布里斯(Burris)和弗雷泽(Frazier)都是我的一部分。写作《瓦尔登湖第二》是一种自我治疗,在这本书中,布里斯方面努力去接受弗雷泽方面。”(Bjork, 1993, p. 152)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埃利奥特(Elliott)非常了解斯金纳,他也同意,布里斯与弗雷泽“仅是弗雷德(Fred)[即斯金纳]自己心理的稍作区分的投射——作为灵魂的弗雷德与作为科学家的弗雷德。”(Bjork, 1993, p. 152)

在《瓦尔登湖第二》的第33节,斯金纳自负的表现达到巅峰。主人公弗雷泽爬上石头山上的“王座”,俯瞰瓦尔登湖第二,然后躺下来,摆出耶稣受难的姿势。在与布里斯的讨论中,他承认:“在很多方面,瓦尔登湖第二的实际创立比起按照现代科学的世界进化要更接近于基督宇宙进化。”(斯金纳,2015,第284页)当布里斯指出,弗雷泽有“可观的上帝情结”时,后者带着“几乎是虔诚”的语气说:“我喜欢扮演上帝!情况既然如此,谁不会呢?不管如何,伙计,即使耶稣基督都认为自己是上帝!”(斯金纳,2015,第284页)斯金纳后来对此评论说,这一幕惹恼了很多,“但我想处理上帝情结,这是人在其位置上近乎肯定地要遭受到的事情”(Bjork, 1993, p. 152)。事实上,斯金纳常常嘲弄但却半认真地将自己看作人类的救世主。

心理传记学家埃尔姆斯(Elms, 1981)认为,斯金纳是出于同一性危机创作了这部小说。这种同一性危机后来又出现在中年,斯金纳写作《瓦尔登湖第二》时正值41岁,这正是中年心理危机时期。工作与生活中的内心不如意恰恰是自我同一性混乱的表现。埃尔姆斯指出,斯金纳通过小说的叙述者布里斯,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埃尔姆斯认为,斯金纳通过创作这部小说,能够应对同一性危机。“《瓦尔登湖第二》为斯金纳的各种中年心理危机问题提供了想象性的满足。”(Elms, 1981)

此外,促使该书成形的还有《重访瓦尔登湖第二》中提到的作者与哲学家和批评家的聚会:“我每月一次要与一群哲学家和批评家(其中包括赫伯特·费格尔[H. Feigl]、奥伯里·卡斯特[A. Castell]和罗伯特·佩恩·沃伦[R. P. Warren,])开会,会上关于人类行为的控制已经为一个中心议题。”(斯金纳,2015,第2页)费格尔是提倡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他是斯金纳的好朋友。他与斯金纳的其他朋友一起,每周一次,听斯金纳朗读刚写出的《瓦尔登湖第二》的章节。卡斯特则成为他《瓦尔登湖第二》中卡斯尔(Castle)的原型。罗伯特·佩恩·沃伦是一位小说家,另外还有英语教授约瑟夫·比奇(J. Beach)和哲学教授米勒(J. W. Miller)等。

二、《瓦尔登湖第二》的思想渊源

《瓦尔登湖第二》一书是斯金纳将其行为主义观点运用到社会实践的一种尝试,其思想源头主要有两个,即斯金纳的行为科学与乌托邦的社会思想。

斯金纳的行为科学是一种技术型的科学。这种类型的科学起源于培根(Bacon),倡导控制自然,与此相对的则是沉思型科学,起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倡理解自然。斯金纳自称是“一位忠实的培根主义者”。他在中学时,就读过培根的传记等作品,并钻研过培根的《论学术的进展》与《新工具》等作品。他尤其信奉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他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行为科学,采用行为的实验分析方法,来预测和控制动物和人类的行为。

在理论层面上,斯金纳提出行为的操作性条件作用的观点。他认为,动物和人类的行为变化,主要由学习之后效果的作用所致。当事人做出某种行为之后,如果得到强化和得到奖励,该行为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如果做出某种行为,得到惩罚,该行为就会越来越少地出现。行为的变化,其实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这样,改变环境,尤其是行为的效果,也就可以改变当事人的行为发生情况。在操作层面上,斯金纳通过实验研究,提出强化的具体安排程式。强化可以从连续与否,分为连续强化与不连续强化。不连续强化又可从时间上,分为定时强化与不定时强化;从比率上,还可分为定比强化与不定比强化。在价值层面上,行为科学可以达到预测和控制行为的目的,以推动动物和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斯金纳深受达尔文进化论观点影响,认为动物和人类的最终目的就在于生存。好的物种就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物种,好的社会就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社会。行为科学要致力于防止不幸,促使人类在世界上更好生活。斯金纳由此在应用层面上将自己的设想推广到言语行为、程序教学、心理治疗以及动物行为训练等领域。《瓦尔登湖第二》则是他以小说的形式将行为科学应用于人类社会的首次尝试。

乌托邦的社会思想是《瓦尔登湖第二》的另一思想来源。“乌托邦”(Utopia)一词是《乌托邦》(1516)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St. Thomas More)根据希腊语 ou 和 topos 杜撰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或“乌有之乡”,用于形容人类理想中的美好社会。自古希腊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起,不断有学者提出乌托邦的社会构想。《瓦尔登湖第二》显然是斯金纳在前人基础上,构造出来的一个乌托邦社会。1955年,有人询问斯金纳,在小说创作前,是否研究过乌托邦文献,以理解通过教育形成社区的问题。斯金纳说:“我确实在美国社群史中到处寻找过,但从未形成正式的参考书目。”(Bjork, 1993, p. 255)同时,他又提到其他的乌托邦文献:“我相信在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中是有相关思想的,在柏拉图和莫尔的著作中当然也是如此。”(Bjork, 1993, p. 255)

在乌托邦文献中,有三部作品与《瓦尔登湖第二》关系最为密切。第一部理所当然是梭罗的《瓦尔登湖》。《瓦尔登湖第二》书名即来自梭罗的这本书。斯金纳早年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员时,就读过梭罗的《瓦尔登湖》。他认为自己“从那以来就是梭罗的信徒……当我第一次买了车,就在车里放一本《瓦尔登湖》,这让我想起更朴素的生活。”(Bjork, 1993, p. 147)书中的主人公弗雷泽甚至想象自己“是第二个梭罗”(斯金纳, 2015, 第20页)。斯金纳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梭罗所描述的生活为蓝本,来塑造《瓦尔登湖第二》的。他尤其认为其小说在如下两点上非常接近梭罗的观点:节俭的生活,独立于政治。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反对过度的物质享用,倡导尽可能少地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在《瓦尔登湖第二》中,斯金纳通过弗雷泽直接表达出这个观点:“我们实践梭罗的原著,避免不必要的占有。”(斯金纳, 2015, 第67页)梭罗反对当时的政府干扰人民,提倡远离政治,做自己的国王。斯金纳在《瓦尔登湖第二》中也认为小型社区要避免政治行动。“摸索出自己满意的生活,与政府尽可

能少接触的可能性,是弗雷泽论点中的最大亮点。”(斯金纳,2015,第290页)

第二部著作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这是斯金纳阅读的第一部乌托邦著作。培根在这部小说中,坐实了他提倡的技术型科学观,他描述了新亚特兰蒂斯在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科学探索,倡导通过技术来克服自然,使人们过上平和、快乐、生产性的生活。在《瓦尔登湖第二》中,斯金纳通过行为实验的技术,贯彻了培根的思路。他在自传中,谈到培根的小说时说:“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但它不会偶然出现。它一定需要计划、建造,以及科学的帮助。行为的实验分析,通过其特有的本性,产生一种技术,因为它说明了可以通过变化条件来改变行为,我在我的《新亚特兰蒂斯》——《瓦尔登湖第二》中,也说了同样的话。”(Smith,1992)

第三部著作是莫尔的《乌托邦》。麦高恩(McGowan)和罗伯茨(Roberts)比较了莫尔的《乌托邦》和《瓦尔登湖第二》两部作品,发现这两种社会都提倡面向所有人的公正,财产公共所有,以及快乐、生产性的社区;它们都消除不和谐的因素,保证个体行为有益于社会。具体来说,两者在以下细节上存在明显的契合:在角色组成上,两者都有三个主人公,且均围绕其中的一个主人公为主线展开;在工作上,两者都强调体力劳动,且尽可能降低劳动时间,绝大部分人要亲身劳动,且从劳动中获得满足;在生活上,两者都强调乡村生活,成员在穿着和住宿方面均不存在阶层区别,且都是集体用餐。在教育上,两者都强调实用的学习。在婚姻上,两者均强调婚姻的神圣性,都允许离婚。在法律上,两者都不强调严格的司法管理。在宗教上,两者均没有官方的宗教(McGowan,1979,pp.11—16)。不过,斯金纳对于前人的乌托邦社会思想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认为,前人重在描述世界,而自己重在创造世界。在这种意义上,他所描述的“瓦尔登湖第二”是可以实现的,并非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斯金纳在1990年接受访谈时说:“柏拉图不知道怎样创造出一个‘理想国’,培根也不知道怎样创造出一个‘新亚特兰蒂斯’,卡贝(Cabet)不知道如何创造出一个‘依加利亚’。在《瓦尔登湖第二》中,我说:‘我已经有了一些获得某种东西的方法。为什么不使用这些方法来创造一个精彩的世界呢?’”(Bjork,1993,p.146)

三、《瓦尔登湖第二》乌托邦思想及实践尝试

《瓦尔登湖第二》一书主要叙述参观乌托邦社会即瓦尔登湖第二的经历。全书共三个主要人物,叙述者为赴瓦尔登湖第二的大学教授布里斯,主角是引导他们参观瓦尔登湖第二的弗雷泽,随同布里斯参观的哲学教授卡尔斯作为对立人物,不断提出问题,推动全书情节逐渐深入。布里斯则在叙述中,综合二人的观点。全书以参观瓦尔登湖第二为线索,逐步深入展示了斯金纳的理想社会设计,表达他对服饰、娱乐、用餐、工作、教育、家庭、医疗、美好生活、政治、宗教、自由等具体主题的看法。全书共36节,分为两个部分:该书的前半部分,从第1节至第19节,侧重具体层面,讲述瓦尔登湖第二在生活、工作、家庭、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该书的后半部分,从第20节至36节,侧重理论层面,讨论瓦尔登湖第二设计中的价值、政治、宗教、自由等主题。

第32节表述全书的核心主张:通过行为科学的研究,来改进社会,增进人类的幸福。弗雷泽在此说出一段著名的话:“哦,你对人格设计有什么要说的?你感兴趣吗?气质的控制?给我详述一些规格的话,我就会给你这个人!你对情绪的控制说什么?营造让人们变得最有生产力和最成功的那些兴趣?那样你觉得美妙吗?这些技巧有些是现有的,更多的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出来。想想那些可能性!一个没有失败、没有枯燥、没有精力重复的社会!”(斯金纳,2015,第278页)第33节全书达到高潮。弗雷泽在俯瞰瓦尔登湖第二之后,摆出耶稣受难的姿势。他道出瓦尔登湖第二设计的精髓所

在：“我们社员实际上总是在做他们想做的，他们‘选择’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确保他们将要做的恰恰是对他们自己和对社区最好的事情。他们的行为是被决定的，但是他们仍然是自由的。”（斯金纳，2015，第282页）书中的最后一句，改自英国诗人勃朗宁（Browning）的《皮帕之歌》的诗句“上帝天堂居，万象皆调畅”：弗雷泽虽然不在，但瓦尔登湖一切皆宜。

《瓦尔登湖第二》初版面世时，出版商在书封上写下这样的话：“斯金纳先生将它[乌托邦]建立能够用于当今美国生活的良好、可靠的心理学与经济学理论之上。它是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梦想。”（Tinker, 1949）读者没有辜负出版商的期望，不断有人努力将瓦尔登湖第二转变为现实。

1948年，斯金纳就报告说，明尼阿波利斯有一群年轻人计划建立实验性的社区。1949年，他在信中提到，有一群年轻人，希望暑假时间在耶鲁大学附近建立一个实验性社区。1950年代中期，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在纽黑文建立了一座合作性的房屋。哈佛大学的法学专业学生伊斯雷尔（Israel）很多年都在研究瓦尔登湖第二的实现计划，伊斯雷尔的一些朋友在马萨诸塞州南林肯农场尝试社区生活。1950年代后期，伊斯雷尔创办一份通讯《瓦尔登湖第二公报》来讨论将小说设想变成现实的问题，不过最终没有实现。同时，不断有人写信给斯金纳，希望加入真实的瓦尔登湖第二社区。到1965年，斯金纳手中的名单人数已达到250人。在1970年代，甚至美国国务院有人打电话告诉斯金纳，认为美国应该停止输出美国的生活方式，代之以瓦尔登湖第二的生活方式（斯金纳，2015，第10页）。

斯金纳本人对将瓦尔登湖第二付诸实践也非常感兴趣。他写完《瓦尔登湖第二》后，就用纸做了建筑物和地基的模型，放在自家的地毯上。他很多年保存着一张瓦尔登湖第二的地图。1955年，他在休学术年假时写了数十条笔记，思考瓦尔登湖第二实现的具体问题，从名称到各种细节，例如怎样饲养满足人们需要的奶牛。1960年代早期，斯金纳认为奥尔迪斯（Aldis）将会支持瓦尔登湖第二的实现，此人在股票市场赚了钱，希望建立一个场所，供学者休学术年假之用。但此人希望在建成社区之后，接着实施商业计划，最后被斯金纳所拒。斯金纳虽然积极推动瓦尔登湖第二社区实践，但依然选择在大学里工作和生活。他认为自己的贡献主要在行为科学的发展与应用上。

在1970年代早期，美国有数十家感兴趣的团体，要建立类似瓦尔登湖第二的社区。许多社区逐渐建立起来，其中著名的有：亚特兰大的“瓦尔登池”，华盛顿的“瓦尔登屋”，斯金纳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建立的瓦尔登三（Walden Three），密苏里州的“东风”（East Wind）、向日葵屋、湖村，加拿大的蒲公英社区，以及西密歇根大学的激进行为主义者建立的“实验社区二”和“学习村”，等等。

在延续至今的社区中，双橡树（Twin Oaks）和奥尔科内斯（Los Horcones）最为著名。双橡树社区位于弗吉尼亚州路易莎的双橡树路上。该社区建立于1967年，起初由八位成员创建，其中三位是行为主义者，包括金凯德（Kinkade）。凯特德曾于1973年出版《一个瓦尔登湖第二实验》一书，介绍双橡树社区；1994年，凯特德又在双橡树出版社出版《它还是乌托邦吗？》一书，继续讨论该社区的情况。双橡树社区占地约450亩，成员约百人。该社区主要靠销售豆腐维持经济运转。社区财产共有，几乎没有个人财产。社区最初采用《瓦尔登湖第二》中的工分制，但发现难以管理，容易为偷懒者所利用，后来改为一小时一工分制，不论工作如何，不过不受欢迎的工作每个人都要参加。社区没有通常的宗教，也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成员自愿参加社区，可自由选择离去。双橡树社区已成为美国和加拿大地区的行为取向社区的典范。

位于墨西哥的索诺拉州的奥尔科内斯是由罗宾逊（Robinson）于1973年创建的。该社区原来是为自闭症儿童所设的学校，在治疗特殊儿童方面尤为成功。该社区以耕作和教育项目维持经济运转，使用积极强化来形成非竞争性的环境。该社区由罗宾逊领导，采用家长制。社区共有财产，并使用行为矫正技术塑造成员的行为。社区大约有30人，均系由内部人员发展而来，外来成员极少。居住者实行开放的社会结构，孩子将成人视作父亲。在政治上，不同于瓦尔登湖第二中的投票制度，实行一致同意的决策。奥尔科内斯于1999年获得行为分析学会颁发的行为分析传播奖，现已成为最

接近斯金纳的理想设计的社区。

四、《瓦尔登湖第二》的思想论争

《瓦尔登湖第二》出版后,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批评者的观点是非常激烈的。当时的《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评论说:“在《瓦尔登湖第二》里,我确定我真正喜欢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那台收音机。”(霍瑟萨尔,2011,第462页)

《瓦尔登湖第二》引起争议最多的主题是自由问题。批评者当中最为激烈的一位学者是《生活》杂志的主笔杰瑟普(Jessup)。他认为《瓦尔登湖第二》中所谓的“自由”,“是巴甫洛夫的狗们的自由,当‘就餐’的铃声为它们引来不愿回应的食物时,它们能够自由地在嘴里吐泡沫。”(Bjork,1993,p.154)同时,他还认为这本小说背离了梭罗的自由精神。梭罗提倡立足当下,充分地释放自己的可能性,而《瓦尔登湖第二》中的居民则是被决定的。“诸如《瓦尔登湖第二》之类的书,是对一个名称的诋毁,对一种冲动的堕落。所有的梭罗主义者都将完全憎恨这些书。”(Bjork,1993,p.155)斯金纳对此回应说,并非所有的梭罗主义者都同意,《瓦尔登湖第二》是自以为是的。“许多《瓦尔登湖第二》的理念肯定应归于梭罗。”(Bjork,1993,p.156)他认为,自己如同梭罗一样是强调自由的。

对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中的自由主题提出激烈批评的另一位学者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罗杰斯认为,人能够在潜能的推动下,自由地朝向善的方向成长。他反对行为主义对人的控制。他声称:“行为科学也成了当代世界的恶魔之一。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中,对行为科学应用于社会后的发展趋势最真实、最直白的描述已经或正在引起大量令人最担心的关注。”(罗杰斯,2006,第226页)1962年6月11日至12日,罗杰斯与斯金纳在明尼苏达大学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对话,对话的核心主题就是自由。罗杰斯以《瓦尔登湖第二》为例,认为整个瓦尔登湖第二都建立在暗中控制的观念之上。斯金纳对此回应说,他也赞同罗杰斯所说的释放个人的自由,他认为这意味着要摆脱“明显的特别讨厌的外部控制的自由”(基尔申鲍姆、亨德森,2008,第98页)。这表现在瓦尔登湖第二的教育时间中,需要避免当前文化的影响,对环境进行全面控制,以使得孩子形成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技能。罗杰斯也赞同斯金纳的观点,认为在设计文化之前,应该选择一定的价值观念。不过,他喜欢的是能体现变革全过程的价值观念,而非《瓦尔登湖第二》中所体现的中产阶级等的价值观。另外,罗杰斯认为,斯金纳混淆了控制和影响,影响显然要建立在当事人的选择基础上,而控制显然将当事人的主体性置之度外。

《瓦尔登湖第二》引起的另一个争议主题是人性问题。在195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作家约克鲁奇(Krutch)就此提出过批评。他在其《现代情绪》一书中,批判了现代科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僭越。1948年,他又出版一部关于梭罗的传记。他在其中批评道,《瓦尔登湖第二》将人塑造为由社会决定的机器,是现代科学用于人类最极端的典型。斯金纳的这部著作可称作“可耻的乌托邦”。相比之下,柏拉图、莫尔等人的乌托邦设想则是高贵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当弗雷泽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强化来设计社区成员的行为时,人的本性则荡然无存,这时的人可称作“微型人”。而这样则会导致集权社会的出现:“由于[《瓦尔登湖第二》]没有人的本性,无法反抗假定存在的任何事物,那么一些其他的实验者——可能被条件作用为纳粹集中营指挥官之子——可能决定发展出一种以使人受难为乐的种族,并建立一个名为瓦尔登湖三的殖民地。”(Bjork,1993,p.158)

在斯金纳1955年写给埃利奥特的信中指出,《瓦尔登湖第二》实际上描述了克鲁奇赞同的理想社会:人选择自己的工作,孩子在教育中面向自己要过的生活,音乐与艺术盛行,且经济依照类似梭

罗所描述的简朴生活运转。

另外,种族与性别也是《瓦尔登湖第二》引起争议较多的话题。这是美国文化特别需要关注的两个问题。《瓦尔登湖第二》中没有反映种族与性别的观念,它在这两个方面是缺失的。沃尔珀特(Wolpert,2005)指出:斯金纳具有男性中心与欧洲中心的立场。她发现,在种族上,整部书所涉及的角色都是白人,没有涉及到其他种族。“斯金纳创造了一个没有贫穷的社会,但它仅是针对白人的世界。”(Wolpert,2005)在休闲观点上,斯金纳所强调的古典音乐与艺术是基于精英主义的价值观。在性别上,虽然斯金纳在撰写此书时,要将女性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出来,但并未注意到女性的独特性。在教育问题上,斯金纳强调儿童要学会忍耐和理解,并未重视女性所擅长的亲社会行为,因而忽视了女性。在强化活动问题上,通常是理智内容丰富,而情感内容却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 [美]戴维·霍瑟萨尔,2011:《心理学史》,郭本禹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 [美]基尔申鲍姆、亨德森,2008:《卡尔·罗杰斯:对话录》,史可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美]罗杰斯,2006:《罗杰斯著作精粹》,刘毅、钟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 [美]斯金纳,2015:《瓦尔登湖第二》,王之光、樊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Bjork, D. W. ,1993, *B. F. Skinner: A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Elms, A. C. ,1981, “Skinner’s Dark Year and Walden Two”,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36, pp. 470—479.
- Mahoney, M. J. ,1991, “B. F. Skinner: A Collective Tribute”, *Canadian Psychology*, vol. 32, pp. 628—635.
- McGowan, C. C. & J. L. Roberts,1979, *Cliffs Notes on Skinner’s Walden Two*, Nebraska: Cliffs Notes, Inc.
- Smith, L. D. ,1992, “On Prediction and Control: B. F. Skinner and the Technological Ideal of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 47, pp. 216—223.
- Tinker, M. A. ,1949, “Review of Walden Two”,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 40, pp. 250—253.
- Wolpert, R. S. ,2005, “A Multicultural Feminist Analysis of Walden Two”, *Behavior Analyst Today*, vol. 6, pp. 186—190.

(责任编辑:蒋永华)

Walden Two: A Utopia in the Psychologist’s Mind

GUO Ben-yu

Abstract: The famous American psychologist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motivat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wrote his world best-selling novel *Walden Two* especially in order to get himself out of the bewilderment of midlife psychological crisis. We can see in this modern classic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utopian literary ideas embodied in such great works of the same kind as Henry David Thoreau’s *Walden*, Bacon’s *New Atlantis*, and Thomas More’ *Utopia*. By writing this novel, Skinner tried to use the behaviorist operant conditioning theory derived from various animal experiments to solve some problems of human social management. Throughout this book, the author took the visit to *Walden Two* as the main clue to unravel his philosophy of the design of an ideal society step by step and expressed views on some specific topics, such as clothing, entertainment, diet, work, education, family, medical treatment, good life, politics, religion, freedom, etc. The utopianism reflected in *Walden Two* has been tried and practiced by many people.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lso triggered a series of profound ideological debates.

Key words: Skinner; *Walden Two*; behaviorism; social management; Utopia